群經平議

羣經平議卷十二

德清俞樾

周官一

體國經野　天官序官

鄭注曰體猶分也　賈公彥疏曰言體猶分者謂若人之手足分爲四體得爲分也

樾謹按體之訓分其義迂迴殆非也體當讀爲履詩氓篇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釋文曰體韓詩作履是其例也蓋履與體聲近義通易坤初六履霜堅冰至釋文曰鄭讀履爲禮禮體竝從豊聲體之通作履猶履

之通作禮也履國經野謂履行其國經畫其野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與此履字義同

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注曰極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

樾謹按極猶埶也文六年左傳曰陳之埶極杜注曰埶準也極中也其實埶極一也國語魯語曰貪無埶也晉語曰貪欲無埶韋注並曰埶極也是極與埶同義埶訓準極亦可訓準詩殷武篇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後漢書樊準傳引作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

文也可知極有準則之義若從鄭箋訓極爲中則韓詩何以作則乎此言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猶言以爲民之準則也鄭訓爲中雖本雅訓然于文義轉迂矣疏引洪範皇極以證之不知書言皇極猶詩言帝則也說詳尙書

八曰誅以馭其過太宰

注曰誅責讓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　疏曰八曰誅以馭其過者臣有過失非故爲之者誅責也則以言語責讓之故云以馭其過也

樾謹按注疏所說均非經意也此文自一曰爵二曰

祿之外三曰予與六曰奪對四曰置與七曰廢對五曰生與八曰誅對誅謂誅殺之非徒責讓之也春官內史亦言此八柄之事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生六曰殺七曰予八曰奪其事皆同惟變誅言殺然則此誅謂誅殺之明矣鄭君必以責讓釋之者因誅以馭其過疑過失但當責讓不當誅殺耳不知此過字當讀爲禍古禍過通用漢書公孫宏傳諸嘗與宏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是其證也八曰誅以馭其禍與五曰生以馭其福禍福正相對成義因叚過爲禍鄭君遂失其解賈公彥兒

內史八柄變詐言殺不知其文異義同而曲爲之說背失之矣

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

注曰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

櫆謹按此言以九兩繫邦國之民自牧長以下葢皆親民之人故得與民相聯綴若州長爲一州之長諸侯爲一國之君則相去太闊絕矣鄭注殆非也今按牧長之名通乎上下下文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鄭解牧字亦曰州長而解

長字則曰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又大司寇職曰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注曰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然則長之名無一定牧之名宜亦無一定矣國語齊語曰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韋注曰牧五屬大夫也管子治齊多本周制之遺疑此經所謂牧者即彼牧也此經所謂長者即彼正也韋彼注曰正長也是其義也周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所謂牧者疑亦五屬大夫之類禮記曲禮篇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蓋

以王朝大夫本有牧名故從其稱以自貶損耳相沿旣久遂爲九州之長之定名而忘其本義矣

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注曰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　疏曰云師諸侯師氏者此一經皆據諸侯又經云以賢得民是諸侯師氏也云儒諸侯保氏有六藝者以經云以道得民保氏職云掌教國子以道敎之六藝故知諸侯保氏不可同天子之官故變保言儒儒亦有道德之稱也

樾謹按諸侯師氏旣同天子之官何以保氏必變而

稱儒且國語晉語曰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又
曰擇師保以相子是大夫之家尙有師保安見諸侯
之國有師氏而無保氏乎蓋鄭君以諸侯師保爲說
本不可通賈疏又曲爲之說皆非經旨也今按師者
其人有賢德者也儒者其人有伎術者也說文人部
儒柔也術士之稱是古謂術士爲儒凡有一術可稱
皆名之曰儒故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別此經所謂儒
者止是術士耳以道得民者道亦術也國語曰過五
曰道將不行韋注曰道術也儒以道得民謂以道術
得民也說此經者習於後世之言視儒與道皆甚尊

於是始失其解矣

六曰主以利得民

注曰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　疏曰主謂大夫

樾謹按主之本義爲鐙中火主經典主字則皆丶之

叚字說文丶部丶有所絕止丶而識之也凡物有所

絕止謂之丶人有所絕止亦謂之丶經典皆叚主爲

之而今俗字又從人作住如孟子所云主顏讎由主

司城貞子猶俗云住於某所耳因而有主客之稱又

因而有臣主之稱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

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驀再世以下忠義尙殺君臣

之分未定故仍從所止之稱而曰主也相沿既久而
大夫稱主遂成定名先鄭卽以說此經主字恐非周
公制禮時之本意也今按六月主與下文八曰友義
蓋相近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曰曾子門弟子或將之
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
無知焉謂之主然則主也友也皆人所因依者也主
卽主顏讎由主司城貞子之主利之言利賴也主以
利得民謂爲人所利賴也任之言信任也友以任得
民謂爲人所信任也此皆所以繫邦國之民也自周
之衰而黃鳥之詩作焉曰此邦之人莫我肯穀則以

利得民以任得民者皆無有矣於是名生於不足而任俠之流遂得藉以收鄉曲之譽朱家郭解之徒由此起也若周公之制行則安有此乎先鄭誤解主字旣非經意而後鄭說友字止以同井合耦鋤作爲言狹矣調人職曰君之讎眂父師長之讎眂兄弟主友之讎眂從父兄弟彼所謂師長卽此二曰長三曰師也所謂主友卽此六曰主八曰友也鄭彼注曰主大夫君也亦失之矣

六曰以敘聽其情 小宰

注曰情爭訟之辭

樾謹按大司寇職曰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
然則聽訟自是司寇之事此經言小宰以官府之六
敘正羣吏則所謂聽其情者非謂爭訟也情當讀爲
請古字通用昔子成相宿聽之經明其請楊注曰請
當爲情是其例也以敘聽其請者謂羣吏有所陳請
則小宰以敘聽之也

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

注曰凶荒有幣玉者賓客所賵委之禮　疏曰案小
行人云若國凶荒則令賵委之彼謂王家賵委諸侯
法此謂諸侯賵委王家法也

樾謹按諸侯歸委當用財聚不當用幣玉此幣玉乃事神所用肆師職曰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是也荒政當祭鬼神諸侯各以幣玉助王禱祀故小宰受之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以此推之則水旱之災以幣玉助王禱祀宜亦事之所有矣

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宰夫

注曰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元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

樾謹按夏官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皆以復逆連文御僕云羣吏之逆庶民之復此云諸臣之復萬民之逆蓋互言之非謂諸臣有復而無逆萬民有逆而無復也復謂復命也逆謂逆命也既承命而反報于上謂之復命未得命而迎受于上謂之逆命昭二十五年左傳有司逆命杜注曰欲逆受殺生之命是也此經復字當從後鄭之義先鄭失之逆字當從先鄭之義後鄭失之

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庖人

注曰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膏臊豕膏也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也膏羶羊脂也元謂膏腥雞膏也

樾謹按膏香爲牛脂先鄭之說已得之矣其餘三者均當以杜子春說爲定內饔職云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豕盲視而交睫腥然則臊以犬言腥以豕言羶以羊言在本經具有明證先鄭以膏臊爲豕膏則與內饔職不合後鄭以膏腥爲雞膏附會土木金火爲義更不足據矣

鳥皫色而沙鳴貍內饔

注曰驃失色不澤美也

樾謹按說文無驃字釋文出𤎭字曰本又作驃是陸氏所據本作𤎭也說文牛部𤎭牛黃白色所謂牛黃白色者謂黃牛發白色也馬部驃黃馬發白色是其例也驃從票聲𤎭從麃聲而麃即從票省聲故其義相通發白色者於黃色之中有白斑點也說文火部票火飛也火飛則烈燄四射若流星然凡有白斑點者其狀相似故以馬言之則從馬作驃以牛言之則從牛作𤎭也此經言鳥而古𤎭從鳥從票之字因即以𤎭爲之鳥𤎭色者謂鳥毛羽有白斑點也傳寫者

以其事屬烏不得從牛乃改從白玉篇白部遂收皫
字而解爲白色既非古字亦非古義矣
聚毒藥以共醫事
注曰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　疏曰藥中
有毒者謂巴豆狼牙之類是也藥中有無毒者謂人
參芎藭之類是也藥之無毒亦聚之直言聚毒藥者
以毒爲主
樾謹按毒與藥當分爲二疾醫職云以五味五穀五
藥養其病注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此即醫師所聚
之藥也瘍醫職云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

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鄭解五毒句曰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堥置石膽丹砂雄黃礜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此雖鄭君據當時所有爲說未知古時五毒是此與否然經文既言以五毒攻之又言以五藥療之則毒與藥明分爲二矣聚毒藥以共醫事者毒謂五毒藥謂五藥也疾醫之事止需五藥瘍醫之事兼需五毒故曰聚毒藥以共醫事鄭君誤合毒藥而一之疏因謂以毒爲止夫醫之用藥自當用其品之正性之良者何得以毒爲主乎醫師又何以專聚有毒之藥乎此皆

說之不可通者至瘍醫之職五毒五藥明分爲二鄭君亦未言五藥即五毒疏家强合之非經意且非注意

一曰事酒 酒正

注曰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元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醳酒也

樾謹按先後鄭說事酒均未得其旨事酒者謂臨事而釀者也三酒以新舊爲次疏謂昔酒久釀乃孰清酒更久於昔然則事酒最在前其爲新酒可知矣釋名釋飲食曰事酒有事而釀之酒也此說得之

爲其井匽宫人

注曰井漏井所以受水潦鄭司農云匽路厠也元謂匽豬謂霤下之地受畜水而流之者

樾謹按井匽當作屏匽戰國策燕策曰宋王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是其證也屏匽者屏厠也莊子庚桑楚篇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司馬彪注曰偃屏厠也蓋古之爲溷厠必有屏以蔽之亦取法于天象開元占經引甘氏云天溷七星在外屏南注曰天溷厠也外屏所以障天溷也司農釋匽爲路厠已得其義不釋井字者疑其所據本正作屏屏字之義易

曉故不釋也後鄭作注時屛誤作非因從而爲之說

反疑先鄭偃義之非失之矣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 大府

注曰稍秣即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

樾謹按秣字從禾從末義即存乎聲謂禾末也稍秣連文義葢相近稍亦禾末也稍之爲禾末猶杪之爲木末從肖與從小同今木末之杪每叚梢爲之葢亦聲近而義通禾末謂之稍木末謂之梢猶馬鞭頭謂之鞘旌旗旒謂之旓也晉書音義曰鞘馬鞭頭也文選甘泉賦注引埤蒼曰旓旌旗旒也竝其證也稍秣

皆牛馬所食之草取其細軟於餧飤尤宜耳鄭君所說未得其旨說文有䬴無秣而稍字說解曰出物有漸恐非古字古義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玉府

注曰佩玉者王之所帶者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閒

樾謹按以珠爲蠙珠則珠玉爲二物與上服玉佩玉下食玉含玉均不一例殆非也據下文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曰故書珠爲夷疑此經兩珠字古皆

作夷先鄭所據本尙作夷槃至夷玉之夷久變作珠故書亦無作夷者故學者不得其義實即尙書顧命之夷玉也夷之義爲陳禮記喪大記釋文曰夷陳也夷玉者陳設之玉故與服玉佩玉爲類尙書釋文引馬注曰夷玉東夷之美玉正義引鄭注曰東北之珣玗琪或皆望文生訓非塙詁歟

王齊則共食玉

注曰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樾謹按食玉乃神仙迂怪之說非周公制禮所有也

食當讀爲飾周易豐彖傳月盈則食釋文曰食或作蝕食之通作飾猶食之通作蝕也封人職曰飾其牛牲注曰飾謂刷治絜清之也然則飾玉之義蓋亦猶是以其爲王齊所用故特刷拭絜備之因謂之飾玉其實亦服玉佩玉之類耳

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 外府

樾謹按財用之齎幣當作齎幣之財用與賜予之財用一律疏曰云齎幣之財用謂王使公卿已下聘問諸侯之行道所用則曰齎幣云賜予之財用者謂王

於羣臣有所恩好賜予之也是賈氏所據本正作齎
幣之財用
掌書版圖之法內宰
注曰版謂宮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
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
樾謹按鄭解圖字非也人之形象豈可勝圖宮中之
吏歲有更易必使畫工執筆而圖之亦太煩擾矣小
宰職曰聽閭里以版圖注曰圖地圖也司會職曰凡
在書契版圖者之貳注曰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是
經言版圖者其圖皆謂地圖非謂人之形象也內宰

治王內之政令則所謂版者閽寺之屬之錄籍所謂圖者王宮之圖也下文曰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均者據版以均之也人之多寡在版也分者據圖以分之也地之廣狹在圖也

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廿日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

樾謹按絲枲之事但謂之二事於文不明殆非也二事當從故書作三事三事即在下文正其服一也禁

其奇衺二也展其功緒三也以作三事者以治三事也草人職注曰作猶治也

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

注曰次司次也敘介次也　疏曰按司市注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與此注不同者鄭望文解之彼經無肆文故以敘爲行列并思次介次共爲一所解之此文自有肆文故分思次介次別釋也

樾謹按司市職云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則彼經亦有肆文也鄭以敘爲肆之行列與

下句肆字乃不相妨蓋敘者統諸肆而言之也肆者
就一肆而言之也乃於此經分次為司次敘為介次
義殊未安司市職云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
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
地之敘以敘與介次別言之可知此注之非矣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

注曰中門於外內為中若今宮闕門鄭司農云王有
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
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元謂雉門三門也

樾謹按如注義則閽人所守止是雉門耳序官乃曰閽人王宮每門四人然則注義非矣蓋此閽人列于內小臣寺人之閒而經文又特言守王宮中門之禁下文曰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皆以宮而言是閽人所守者王之宮門也中門猶言內門詩牆有茨篇毛傳曰中冓內冓也戰國策秦策又有扔在中而注曰中猶內也是古謂內爲中經言中門正以別於外之五門而後儒反以五門之中門解之失其旨矣爾雅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衖門謂之閎是宮

門非一故曰每門四人又曰囿游亦如之若是雖門則囿游安得與之同乎

舞人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地官序官

注曰舞徒給繇役能舞者以爲之

樾謹按徒給繇役不得即以舞者爲之疑舞下有闕文當云舞者若干人徒四十人春官序官韎師曰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旄人曰舞者衆寡無數又曰徒二十人皆其例也傳寫奪誤遂以舞徒連文注家即從而爲之說殆失之矣

司祿

注曰主班祿

樾謹按司祿與司民皆星名也天府職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周官有司祿司民皆以星爲名秋官司民職曰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又曰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然則司祿之職當與彼同爾雅釋言曰穀祿也鄭注天府司祿亦曰祿之言穀也是祿與穀古通稱祿謂之穀穀亦謂之祿此司祿乃主穀數者祀司祿之日而獻穀數亦卽此官獻之鄭君謂主班祿未得其實趙岐注孟子卽以司祿

職闕為諸侯去籍之說尤為附會

其植物宜皁物 大司徒

注曰鄭司農云皁物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為皁斗　疏曰柞實之皮得染皁故引今世猶謂柞實為皁斗為證其栗雖不得染皁其皮亦皁斗之類故與柞同為皁物也

樾謹按皁者草之俗字說文艸部草斗櫟實也櫟與柞異名而同物詩緜篇柞棫拔矣鄭箋曰柞櫟也字亦作櫟水經河水篇注曰吳越之間名柞為櫪是也亦或連言之曰柞櫟詩山有苞櫟篇陸疏曰秦人謂

柞櫟爲櫟此　農之注疑本作柞櫟之屬故引今世猶謂柞實爲阜斗爲證作栗者聲之誤耳疏由爲之說非是

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注曰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　疏曰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謂鄉飲酒之禮酒入人身散隨支體與陽主分散相似故號鄉射飲酒爲陽禮也

樾謹按賈疏說陽禮之義迂曲甚矣陽禮與陰禮對

文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司農曰陰禮婦人之禮然則此經言以陰禮教親者亦謂婦人之禮也媒氏職曰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則男女之訟謂之陰訟故男女之禮謂之陰禮皆主女而言古之造字者婚姻字嫁娶字無不從女即其義也陰禮爲婦人之禮則陽禮爲男子之禮明矣古人行禮凡祭祀賓客喪紀之禮婦人皆得與焉惟鄉射飲酒純乎男子之事而婦人不與故曰陽禮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注曰恤謂災危相憂民有凶患憂之則民不解怠

棫謹按先後鄭說九比之義均有未安九比疑大比之誤葢小司徒所掌之事以大比爲重故首云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大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其下云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又曰及三年則大比正言其事也乃爲承上之辭亦爲發端之語尙書堯典乃命羲和是也王氏引之謂下文始云乃頒比灋何得於此遽言比不知此所言者其綱也下所言者皆其目也九與大形似而誤大司樂職九磬之舞注曰九磬讀當爲大韶

字之誤也大誤爲九正與此同王氏謂九比乃人民二字之誤然民與比絕不相似無緣致誤也

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

注曰巡役小田役之事則巡行之

樾謹按大司徒職云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故鄭君解巡役爲小田役之事則巡行之與彼文相配也然此文小軍旅巡役自與上文所云大軍旅師其衆庶相配巡役即以小軍旅言不得分爲二事小軍旅巡役者謂小軍旅則巡行其徒役也鄉師職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疏曰謂

六軍之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是軍旅亦有徒役之證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鄉大夫

注曰使民皆聚於閭胥所治處

樾謹按令民各守其閭者不使出二十五家之外也閭之下尚有比不言各守其比者比止五家爲數大少若使此比之民不得至彼比太近煩苛故不言比而言閭使此閭之民不得至彼閭所以待政令也謂皆聚於閭胥所治處非是

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族師

注曰相共猶相救相賙

擨謹按相受猶相保也說見大司徒職矣相共亦猶相及也葢既使之五相保受故有罪而刑罰有善而慶賞亦相及相共也鄭君讀以相共爲相救相賙貿

疏遂斷刑罰慶賞相及爲句皆非經旨

教皇舞 舞師

注曰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翌或爲義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 疏曰先鄭之意葢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爲首服故以此皇爲鳳皇羽蒙于首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

後鄭不從之矣元謂皐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者鍾
氏染鳥羽象翟鳥鳳皇之羽皆五采此舞者所執亦
以威儀爲飾言皇是鳳皇之字明其羽亦五采其制
亦如帗䍿
檝講按皇字㕢或作䍿者義乃䍿之叚字䍿卽鵕鸃
也說文鳥部鵕鸃鷩也鷩赤雉也古舞者或以雉尾
飾冠文選東京賦曰冠䍿秉翟列舞八佾辥綜注曰
冠䍿以鐵作之上闊下狹飾以翟雉尾舞人頭戴然
則先鄭所謂篆羽舞者古有此制後鄭易之未爲得
也賈疏因䍿或作䍿誤以爲威儀字遂云以威儀爲

飾失之矣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注曰故書毀爲甈 杜子春云甈當爲毀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事

禨謹按副辜侯禳之事謂之毀事於義未安杜讀非也甈當讀爲禬甈從臬聲禬從會聲二聲相近周易困九五劓刖劓乃㓷之或體京房作劊刖然則㓷之通作禬猶㓷之通作劊也女祝職曰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注曰除災害曰禬禬猶刮去也此言甈事即彼言禬禳之事字有正叚耳

碩牲則贊 充人

注曰贊助也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春秋傳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

樾謹按博碩肥腯乃封人歌舞之辭封人職曰歌舞牲注曰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腯然則碩牲則贊者謂封人歌舞云博碩肥腯則充人從而和之也注謂助君持牛未得其義

宮田 載師

注曰鄭司農云宮田者公家之所耕田元謂宮田庶

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

樾謹按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巾車掌公車之政令注並曰公猶官也然則官田猶公田矣先鄭之說自不可易國語晉語曰君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爲人而已所謂隸農者蓋即耕官田之農此亦古有官田之證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注曰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

樾謹按如注義則近於苛政矣非周公制禮所有也

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皆責其所應有
徵其所當出非爲苛政以病之也里布屋粟乃常時
之名目里布者以二十五家爲里計之一里應有如
干布則知此不毛之宅應有如干布矣屋粟者以夫
三爲屋計之一屋應出如干粟則知此不耕之田應
出如干粟矣孔氏廣森禮學卮言云里布直謂治麻
所作布今知不然者此里布與閭師職之夫布合之
即孟子所謂夫里之布若以里布爲布帛之布而非
泉布之布則於夫布不可通即於夫里之布不可通
矣里布以里計夫布以夫計江氏永羣經補義謂里

布若後世地稅夫布若後世雇役錢斯得之矣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注曰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

樾謹按此亦非也小司徒職注曰夫家猶言男女也凡經言夫家者皆言男女證以媒氏職云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則夫家之義自以彼注爲塙此以爲夫稅家稅失之矣今按鄉大夫職曰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卽此經所謂夫家之

征也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布亦卽夫家之征江氏永謂若後世雇役錢所說得之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亦是責以所當出非爲苛政以病之也

孝德以知逆惡 師氏

疏曰以孝德之孝以事父母則知逆惡不行也

謹按逆惡之事無取乎知之知當讀爲折荀子勸學篇鍥而舍之朽木不折大戴記勸學篇作朽木不知知卽折之段字也知與折古音相近禮記中庸篇旣明且哲釋文曰哲徐本作知知之通作折猶知之

通作哲也孝德以折逆惡者言以孝德折其逆惡之心也折猶制也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曰魯讀折爲制是折與制義通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是謂孝德以折逆惡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謂人

注曰鄭司農云以民成之謂立證佐成其罪也一說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

樾謹按司農二說均未得民字之義民者對官而言史記孝文紀五帝官天下索隱曰官猶公也然則民

猶私也以民成之謂以私成之蓋不歸于士不歸于國士而使其自相和解也古言民者皆對官而言師古注漢書衞青傳民母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閒以別于公主家也又注丙吉傳民夫曰謂未爲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閒者皆可證明此經民字之義

媒氏掌萬民之判

注曰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鄭司農云主萬民之判合

樾謹按主萬民之判合而但曰主萬民之判於義未安此判即判書之判朝士職曰凡有責者有判書以

治則聽注曰判半分而合者疏曰鄭賈劉傳別分支
合同兩家各得其一者也媒氏所掌萬民之判亦與
此同䓀鄭婚書男女兩家各得其一者也下文曰凡
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此判字疑衍文故先後鄭均
不說判妻之義凡娶妻入子者猶下文言凡嫁子娶
妻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此鄭據下文爲說
後鄭因下言嫁子此言入子其文小異其義亦當有
別故曰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娉之者與先鄭之義
相足本不相違賈疏所據本已誤衍判字乃謂判妻
已是嫁女後更言入子明非嫁女此說大誤非經意

且非注意也

禁遷葬者

注曰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

滋謹按禁遷葬與禁嫁殤兩事不同禁嫁殤者禁其不當合而合也禁遷葬者禁其不當離而離也合葬之禮始于周公故禮記檀弓篇曰周公葢祔然則周初民間沿襲前代之制其不合葬者多矣遷葬者謂夫婦不合葬而又遷葬于他處也國語晉語云成而不遷葬注曰遷離散也遷葬則離矣周公初定合葬之禮故禁民間之遷葬者而於媒氏特著其文也如

注所說似非事之所有矣

以量度成賈而徵儥　司市

注曰徵召也儥買也物有定價則買者來也　疏曰知儥爲買者以言徵召買者故以儥爲買此字所訓不定按下文所云貰儥者鄭注貰賣之鄭亦望文爲義故注不同也　釋文曰儥劉音育聶氏音笛

樾謹按說文人部儥見也從人賣聲此儥字之本義即今覿字故聶氏音笛然此經儥字實當音育乃賣之叚字說文貝部賣衍也讀若育是也行部衙行且賣也是此字之義爲賣不爲買明矣僖二十七年左

傳曰民易貧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卽此經徵字之義徵之言明徵也謂不相欺也鄭誤以徵召釋之因并債字之義而失之矣

掌其賣儥之事

注曰儥買也

樾謹按儥者𧶠之叚字訓賣不訓買說已見前矣說文云𧶠讀爲育故經傳每以鬻爲之鄭君訓儥爲買誤也惟儥旣訓賣則不得復與賣連文而此云掌其賣儥之事賈人云凡賣儥者質劑焉賈師云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皆連言之曰賣儥義似

可疑乃鄭君於賈師注云故書賣爲買是知經文本作買儥鄭君既訓儥爲買因改買儥爲賣儥耳此乃鄭之失不可苟從仍當以故書爲正胥師職曰察其詐僞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鄭司農云儥賣也慝惡也後鄭亦以行賣惡物解之賈師職曰凡天患禁貴儥者先鄭無注後鄭釋爲貴賣夫賣之與買截然異義豈有儥之一字既可訓買又可訓賣者乎且賈師一職前云禁貴儥者後云凡國之賣儥同在一簡之中乃貴儥之儥則訓爲賣賣儥之儥則訓爲買此其違失尤爲顯然今定儥爲賣之叚字其音爲育其義

爲賣凡經言賣儥者皆從故書作買儥則字義正而

經義亦明矣

襲其不正者 胥

注曰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謂掩捕其不正

者

樾謹按讀習爲襲是也以掩襲釋之非也襲者入也

國語晉語曰使晉襲于爾門又云大國道小國襲焉

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韋昭訓襲爲入蓋古語

然也襲其不正者卽入其不正者謂不正之物沒入

之也司門職曰凡財物犯禁者舉之注曰舉之沒入

旨與此同意

其丘籠及蜃車之役 遂師

注曰丘籠之役鑿復土也其器曰籠 疏曰鑿謂穿地復土謂下棺之後以壙上土反復而爲丘壟皆須籠器以盛土也

樾謹按穿地復土之事雖皆須籠以盛土然謂之丘籠之役甚爲不辭籠疑壠字之叚借丘籠卽丘壠也禮記月令篇曰營丘壠之大小高卑厚薄之數此疏亦云爲丘壠是古謂墳冢爲丘壠遂師其丘壠之役則鑿地復土之事皆包其中矣因叚籠作壟而鄭君

遂以本字讀之殊失其義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

注曰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

樾謹按耡粟者卽殷人七十而助之助孟子所謂雖周亦助者也說文耒部曰商人七十而耡則古字正作耡矣屋粟者卽夫三爲屋之屋小司徒職曰攷夫屋注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是也至地力不能無厚薄大司徒造都鄙其地有不易

一易再易之分而遂人治野亦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別是有不耕之田卽有不徵之粟如中地田百晦萊百晦則閒一歲矣下地田百晦萊二百晦則閒二歲矣是謂閒粟閒之言閒廁也非閒民之閒也葢周時取民有此三科鄭君此注似失其義至閒粟之閒幷失其讀矣

以溝蕩水 稻人

注曰杜子春讀蕩爲和蕩謂以溝行水也

樾謹按蕩當讀爲盪說文皿部盪滌器也楚辭惜賢篇盪渨涹之姦咎兮王逸注曰盪滌也以溝盪水謂

盪滌其水作蕩者叚字耳釋名釋言語曰蕩盪也排

蕩去穢垢也是蕩盪義通杜說未得

以時舍其守川衡

注曰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中戒之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云以時戒其守不當云以時舍

其守注義非也舍猶置也廣雅釋詁捨置也舍捨古

通用襄十四年左傳曰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成焉此

經舍字與彼同義舍成卽置成以時舍其守猶以時

置其守也

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搏十搏爲縳羽人

注曰審摶縛羽數束名也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緷其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蓋失之矣

樾謹按爾雅從一羽起數周禮從十羽起數古書不同往往有此不足異也惟就本經論之摶縛竝從專聲古音相同乃以爲百羽千羽之異名殊不可解疑周禮原文本作十摶爲揮蓋摶即爾雅之縛揮即爾雅之緷爾雅竝從糸周禮竝從手也鄭公孫揮字子羽其義即取諸此後人因爾雅緷字從糸因改此經揮字作緷而傳寫又誤爲縛耳釋文曰縛劉古本反

疑其所據本正作韝故其音如此也

羣經平議卷十二

德清俞樾

周官二

以禬禮哀圍敗　大宗伯

注曰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災故是其類　疏曰必知禬是會合財貨非會諸侯之兵救之者若會合兵當在軍禮之中故知此禬是會合財貨以濟之也

樾謹按周禮原文本作會禮故鄭注直以會合財貨釋之若經文是禬字則爲禬禳之禬非會合之會鄭

君必云禬讀爲會會矣鄭無讀爲會之文知其所據本正作會也因會旁禮連文傳寫者涉下禮字從示故亦誤從示耳詩關雎篇展轉反側展字因下轉字而誤加車旁采薇篇玁狁之故狁字因上玁字而誤加犬旁古書類此者多矣大行人云致禬以補諸侯之災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令犒禬之其禬字竝從示皆沿此文之誤陸氏釋文亦作禬則此字之誤久矣觀賈疏云云是其所據本不誤蓋經文是會字故惟有會合財貨及會諸侯之兵二義若是禬字則尚有禬禳一義賈氏何不及之乎

五命賜則

注曰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爲子男元謂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

樾謹按先後鄭說皆本王莽諸公一同侯伯一國子男一則之說然於古實無所據莽制正因周禮此文而竊用之未必其與古合也今依周禮說之太宰職曰以八則治都鄙鄭君解都鄙曰公卿大夫之采邑

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耼畢原之屬太史職亦曰掌則以逆都鄙之治然則此所賜之則卽太史所掌之則盖與之采邑卽幷其所治之則而亦與之故曰賜則也載師職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注曰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是采地有三等此云五命賜則當以大夫而言賜則自大夫始也先鄭訓則爲法正得其義但訓出爲子男則失之後鄭解爲地未成國之名此殷制非周制也

及葬共其裸器遂貍之 鬯人

注曰遺奠之彝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閒明奠終於此　疏曰知葬其祼器據遣奠時者以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唯有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祼器也此卽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是也

樾謹按遺奠之後貍其祼器經無明文疏引司尊彝文爲證鄭彼注曰奠者朝夕乃徹也疏云其大遺亦朝設至夕乃徹然則所謂貍之者亦無塙證矣今按鬯人職云凡祼事用概注云祼當爲埋字之誤也鬯人與鬯人兩職相連疑此文祼字本亦作貍貍器卽

謂明器也明器之屬有並由鬱人共之者則鬱人共之而遂貍之也上文云大喪之渳共其肆器注曰肆器陳尸之器貍器與肆器文義一律因涉上文掌祼器而誤爲祼遂并下文鬯人職之貍事而亦誤爲祼事矣鄭君於祼事既正其誤而于此文祼器未能是正學者所宜舉一而反三也

蜼彝　司尊彝

注曰鄭司農云蜼讀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元謂蜼禺屬卬鼻而長尾

樾謹按蛇虺之虺於義固無所取至蜼乃獮猴之類

古人亦何取而象之哉疑此字實當爲隼翼氏掌攻
猛鳥注曰猛鳥鷹隼之屬然則虎彝隼彝皆取其猛
司常掌九旗之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彝之有取於
虎隼猶之乎旗旟矣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天府
注曰問事之正曰貞鄭司農云貞問也
樾謹按此當從司農說乃貞字本義也說文卜部貞
卜問也從卜貝以爲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是貞
字實無正義其訓正者卽讀貞爲正乃古文叚字也
相沿既久而本義爲叚義所奪鄭君轉疑司農舊說

經十三　　四

之未安遂足成其義曰問事之正曰貞失之矣

繅藉五采五就　典瑞

注曰就成也鄭司農云五就五帀也一帀爲一就

樾謹按此亦當從司農說就讀爲集詩小旻篇是用不集毛傳曰集就也韓詩正作是用不就蓋就與集一聲之轉故聲近而義通集之言雜也孟子公孫丑篇是集義所生者趙注曰集雜也古謂一匝爲一雜淮南子詮言篇以數雜之壽變天下之亂高注曰雜帀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帀　說苑脩文篇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三雜即三帀

也雜從集聲帀謂之雜故亦謂之集司農讀就爲集

故以帀訓之後鄭改訓爲成失之矣至弁師職云就

皆五采玉十有二注曰就成也繩之每一帀而貫五

采玉則旣訓爲成又依先鄭爲說初未得其義也

大喪旣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　冢人

注曰爲尸者成葬爲祭墓之尸也鄭司農云始竁時

祭以告后土冢人爲之尸　疏曰不從先鄭者見小

宗伯云卜葬兆甫竁哭之又云旣葬詔相喪祭之禮

下乃云成葬而祭墓爲位據彼文則初穿地時無祭

墓地之事葬訖乃有祭墓地卽此遂爲之尸一也故

後鄭不從先鄭

樾謹按初穿地時無祭墓事同也然遂爲之尸即承甫竁而言下乃云及竁又云及葬又云及窆其文皆有次弟不得于甫竁之下即言成葬祭墓之事且下文言凡祭墓爲尸然則成葬祭墓而冢人爲尸從可知矣何必於此豫言之乎尸因祭而立此文初不言祭何以言遂爲之尸乎疑後鄭所說亦未爲得也今按爾雅釋詁曰尸職主也郭注引左傳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詩曰誰其尸之是凡主其事皆得稱尸甫竁遂爲之尸者遂爲之主也言冢人主其事也先後鄭

誤以爲祭祀之尸故所解皆失其義耳

大濩　大司樂

注曰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　疏曰言濩者卽救護也救護使天下得其所也

樾謹按漢書禮樂志及風俗通聲音篇竝曰濩言救民也賈疏卽用其義然實非鄭意也鄭蓋讀爲獲故以得所爲說得字正釋獲字

以享先妣

注曰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

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
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
樾謹按周人之祀先妣自來不得其說竊疑姜嫄乃
帝嚳之妾非其正妃而實生后稷為周人所自出以
其為周人所自出故不可以無廟以其為帝嚳妾故
不可以配帝嚳於是別立廟以祀之禮以義起也魏
文帝納袁熙妻甄氏實生明帝明帝即位追尊為文
昭皇后於是三公奏曰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
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
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大以魏人之尊

甄后以姜嫄爲比則姜嫄爲帝嚳之妾明矣當時文帝之廟自有文德皇后郭氏爲之配故別立廟以祀甄后正周人祀先妣之義也魏人去古未遠疑必有所依據矣

詔來瞽皋舞樂師

注曰鄭司農云瞽當爲鼓皋當爲告呼擊鼓者又告當舞者持鼓與舞俱來也元謂詔來瞽詔視瞭扶瞽者來入也皋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

樾謹按先後鄭之義皆以詔來瞽爲一事皋舞爲一事然據太祝職云來瞽令皋舞似皋舞即屬瞽者鄭

彼注云皋讀爲卒嗥呼之嗥來嗥者皆謂呼之入若然但云來瞽皋舞文義已足不必言令矣鄭注殆非也今按舞當讀爲武古舞武通用鄉大夫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五曰興舞論語八佾篇馬注引作五曰興武卽其例也武乃步武之武皋者緩也哀二十一年左傳魯人之皋杜注曰皋緩也然則皋武者猶言緩步也禮記曲禮篇曰堂上接武瞽人升堂作樂亦宜接武而行故詔之使舒緩也舉步舒緩謂之皋猶發聲舒緩謂之皋儀禮士喪禮曰皋某復注曰皋長聲也是其義也太祝職來瞽令皋舞義與此

殆亦所謂固相師之道者與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注曰故書倡爲昌鄭司農云樂師主倡也昌當爲倡書亦或爲倡

樾謹按此當從故書作昌卽唱之古文也說文口部唱導也從口昌聲夫昌字籀文作昌其字本從口小篆變而從日卽從口之意也而唱字又從口重復無理疑古字止作昌蓋日出而人聲作故其字從日從口會意而其義則爲導也廣雅釋詁曰昌始也又曰昌盛也蓋一聲旣作衆聲從之故訓始又訓盛今經

傳昌盛字作昌而昌始字皆以倡爲之周禮故書獨
存本字先鄭反破從倡失之矣說詳余所著字叢載
疑

世奠繫瞽矇

注曰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
書亦或爲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
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
矇主誦詩并誦世繫以戒勸人君也元謂世之而定
其繫謂書於世本也
樾謹按小史職曰奠世繫辨昭穆鄭司農云世繫謂

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諷誦之此經杜注與彼先鄭不殊亦以帝繫世本解世繫二字且曰誦世繫以戒勸人君疑繫文本當作奠世繫與小史職同因故書叚帝爲奠涉杜注帝繫之文誤爲世帝繫又依杜義讀之遂爲世奠繫而後鄭據以作注乃曰世之而定其繫於文義甚爲不安矣荀子禮論篇曰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繫世卽世繫也

教縵樂燕樂之鍾磬磬師

注曰杜子春讀縵爲怠慢之慢元謂縵讀爲縵錦之縵謂雜聲之和樂者也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

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

樾謹按慢聲者大司樂之所禁何得反致之乎杜子春所讀誠非矣至後鄭之說義亦未安下文云凡祭祀奏縵樂豈祭祀所奏專以雜聲爲事乎縵當讀爲曼而饋之曼荀子正論篇曼而饋楊倞注曰曼當爲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是曼者萬之叚字宣八年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何休曰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萬既是篇章之名故主乎舞而言之謂之萬舞主乎樂而言之謂之萬樂凡言萬舞者謂舞萬樂也

磬師主教萬樂燕樂之鍾磬萬樂者干舞之樂武樂也燕樂者房中之樂文樂也古音萬讀如曼爾雅釋草蔓青釋文曰蔓音万即其例也荀子叚曼為萬周官叚縵為萬葢古書叚借之常杜鄭所讀胥失之矣鍾師職卄掌鼙鼓縵樂詩那篇曰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此即鼓縵樂之證

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太卜

注曰運或為緷當為煇是視祲所掌十煇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卜其吉凶凡所占者十煇每煇九變此術今亡

檝謹按上文經兆卽以三卜言經卦卽以三易言此文經運宜亦以三夢言乃以視祲之十煇當之失其義矣運當讀爲員莊子大運篇釋文曰司馬本作天員是其證也古運員聲近說文見部覞從見員聲讀若運然則運之通作員猶覞之讀若運矣說文員部員物數也漢書高惠高后功臣表坐事國人過員師古注曰員數也其經員十者其經數有十也三夢以員言猶三卜以兆言三易以卦言也鄭注失之

四曰寤夢占夢

注曰覺時道之而夢　疏曰以其字爲覺寤之字故

知覺寐時道之睡而夢也

梿謹按上文三曰思夢注曰覺時所思念之而夢若依此注則思夢亦可謂之寤夢矣鄭君所說殆未得也今按寤夢者寤而夢也謂不寐而夢也僖十年左傳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杜注曰忽如夢而相見十五年傳晉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注曰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然則狐突之夢豈非所謂寤夢乎

五曰闇 暱殺

注曰鄭司農云闇日月食也

樾謹按周禮所謂闇即春秋所謂晦也僖十五年己卯晦成十六年甲午晦公羊傳竝曰晦者何冥也是其事也先鄭竟以日月食釋之未得其旨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大祝

注曰天神人鬼地示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

樾謹按鄭解同字非也同猶通也說文行部衕通街也竹部筒通簫也街之通者謂之衕簫之通者謂之筒衕筒竝從同聲是同有通義也以同鬼神示猶曰以通鬼神示下文曰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彼

言逆此言同文異而義不殊也必曰鬼神示不和故

以祈禨同之失之迂曲矣

贊徹贊奠小祝

注曰祭祀奠先徹後反言之者明所佐大祝非一

禨謹按古人之文固有到言之者大宗伯職曰以肆

獻祼享先王若以次敘而言則祼最在先獻次之肆

又次之也大祝職曰隋釁逆牲逆尸若以次敘而言

則逆尸最在先逆牲次之隋釁又次之也此經贊徹

贊奠文與彼同古人自有此例無義理也鄭必曲為

之說於大宗伯職則曰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

俱然於大祝職則曰旣附釁後言逆牲容逆鼎於此經則曰明所佐大祝非一皆非經意此經下文曰凡事佐大祝則所佐非一自有明文何必到文以見義且到言與徹又豈足以見義乎

禂牲禂馬 何祝

注曰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元謂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

樾謹按禂字蓋卽禱之古文禂從周聲故亦從壽聲玉篇巾部幬字下更出㡘字曰同上禂之爲禱猶幬

之爲裯也說文示部分禂禱爲二禱篆曰告事求福也禂篆曰禱牲馬祭也若卽因此經而誤又出𩣺篆爲禂之或體則孳乳浸多非古字矣且其引詩既禡既禂今詩吉日篇及爾雅釋天皆作禱足證禂禱之同字杜子春訓禂爲禱乃以今字釋古字耳鄭讀如誅者禂聲與朱聲古亦相近集韻引廣雅祩詛也祩字疑亦禂字之異文鄭以禂有朱音故以誅伐之誅擬其音而以侏大之侏釋其義然侏字不見于說文侏大之訓亦無所據惠氏士奇禮說引太元修侏侏爲證按太元𥃩次七修侏侏比於朱儒范望注曰侏

侏無所知也朱儒未成人也修長也七爲無道雖長大而不學道侏侏然若未成之人也是侏侏爲無知之貌非長大之貌惠說失之矣漢時侏大之義疑卽姝字之引申義詩靜女篇靜女其姝毛傳曰姝美色也說文女部姝好也凡有美好義者皆有大義美字從大卽其例也然此經[illegible]字必讀如誅而訓爲大義實未安固不如仍從杜說之爲得矣

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恆 司巫

注曰杜子春云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也元謂恆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按視所

旣庶

樾謹按杜義固未得鄭說亦有未盡巫恆蓋即先巫也造即類造之造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杜子春曰造祭於祖也此云造巫恆蓋用類造之禮祈禱之也龜人職云祭祀先卜注曰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然則巫恆言造者尊之如祖也鄭以巫恆爲先巫之故事宜不得造字之解矣

及道布

注曰杜子春云道布新布三尺也或曰布者以爲席

也元謂道布者爲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也

樾謹按杜鄭之義均于道字無所發明據或說布者以爲席則道字當讀爲簟道與簟雙聲字儀禮士虞禮記中月而禫注曰古文禫或爲導禮記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曰禫或皆作道然則道之通作簟猶道與導之通作禫也說文竹部簟竹席也簟布者言以布爲席也以布爲席故即以簟席之名而名之曰簟布矣或說蓋禮家舊說因其字叚道爲之其義遂晦故後鄭不之從耳又士喪禮商祝執功布注曰飲

之以接神然則此道字或當爲導引之導蓋亦執以接神者與

及蒩館

注曰杜子春云蒩讀爲鉏鉏藉也館神所館止也書或爲蒩館或爲蒩飽或曰蒩飽茅裹肉也玄謂蒩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蒩謂若今筐也

樾謹按杜鄭之說義均未安館字實飽字之誤當從或說作蒩飽蒩者苴之叚字飽者苞之叚字苴苞即苞苴也禮記曲禮篇注曰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少儀篇注曰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也

皆與或說合苞苴所以饋遺祭祀之有苞苴殆所所以

臭煉炮翟闓者與

春招弭以除疾病 男巫

注曰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元謂弭讀爲敉字之誤也敉安也安凶禍也

樾謹按經文弭字當作彌注文彌字當作弭葢經文作彌而杜子春讀爲弭兵之弭左傳弭兵字作弭不作彌也因經文誤作弭遂改注文作彌兵而義不可通矣後鄭不從杜讀而改讀爲敉小祝職云彌烖兵注曰彌讀曰敉敉安也正與此同彼經作彌知此經

亦作彌也儀禮士喪禮注曰巫掌招彌以除疾病郎

用此經之文可據以訂正

頒告朔于邦國大史

注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

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

朔布告天下諸侯

樾謹按告字衍文也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則經文

本無告字明矣注又云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此

乃因天子頒朔而終言之也頒之者天子之事告而

受行之者諸侯之事若合言之曰頒告朔于邦國文

不成義矣司農讀頒爲班訓班爲布而曰布告天下諸侯此乃以告字足成布字之義非因經文有告字而以布告釋之也大戴禮小辨篇盧辯注引此經作頒朔于邦國可據以訂正經文告字蓋即涉注文兩告字而衍然注文兩告字義實不同依後鄭告字之義當以告朔連文依先鄭告字之義當以頒告連文若使經文本有告字而先後鄭各爲之說則義既乖異讀亦不同後鄭必有破先鄭之語何得不置一詞乎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保章氏

注曰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　疏曰云水旱降豐荒者水旱降爲荒凶也風雨降爲豐吉也

樾謹按以水旱降豐荒五字連讀甚爲不辭疏又增出風雨字更非經文所有矣此當以辨吉凶水旱爲句降豐荒之祲象爲句葢旣以雲色辨其吉凶水旱因即下其狀於邦國使知所備也下文云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此云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猶彼云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也此云降豐荒之祲象猶彼云命乖別之妖祥也可證舊讀之非矣

然複巾車

注曰然果然也　疏曰果然獸名是以賈氏亦云然獸名也

樾謹按果然似不得但謂之然且果然之獸不見於他經于義亦無所取賈氏但以爲獸名益不詳其何獸也今按然當讀作麙然與麙聲相近史記貨殖傳計然越絕書作計倪吳越春秋作計硯即其例也國語魯語獸長麑麌韋注曰鹿子曰麑論語鄉黨篇素衣麑裘釋文曰麑鹿子也上文藻車乃既練所乘而用鹿淺毛爲複此駹車爲大祥所乘故用鹿子之皮

爲誤蓋視鹿淺尤細矣據說文鹿予木當作麃而經
典每通作麃此作然者又其段字也鄭以果然釋之
非是

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凡以神仕者

注曰杜子春云禬除也元謂此禬讀如潰癰之潰
繼謹按女祝職云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鄭彼注曰
禬猶刮去也此說甚合禬字之義說文刀部劊斷也
禬即劊字以神道言之故不從刀而從示猶禳即攘
字以神道言之故不從手而從示也鄭於女祝職注
曰禳攘也然則禬劊也讀禬爲潰雖亦依聲爲訓而

義轉迂矣

司爟 夏官序官

注曰故書爟爲燋杜子春云燋當爲爟書亦或爲爟爟爲私火元謂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

樾謹按此當從故書作燋杜讀非也爟乃烜之正字說文火部爟取火於日官名從火雚聲重文烜曰或從亘蓋亘聲與雚聲相近故正篆從雚或體從亘也疑秋官司烜氏或作司爟氏學者不知烜爟之同字轉因爟與燋字形相似謂彼司烜之作司爟乃此司

燋之異文遂有改燋爲爟者而杜子春誤從之耳司爟自掌行火之政令與秋官司烜氏掌取明火明水者職本不同許君所據周禮秋官正作司爟氏燧人因令本周禮夏官作司爟遂于許書從火雚聲之下增益其文曰舉火曰爟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夫許君明言取火于日官名乃不引掌取明火者爲證而反引掌行火政令者爲證何也可知其非說文之舊矣

環人

注曰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

樾謹按鄭意葢讀環為還故訓為卻然以勇力卻敵而謂之還義實未安據其職曰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是環與察同意葢取圜環巡察之義故與候人之職相連候者候望環者環行也使之周行四方若循環然四方有變無不知之是謂環四方之故鄭注曰卻其以事謀來侵伐者夫環人止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二人耳安能卻之乎至秋官環人取環守之義雖其職不同然其取義於環則一也若從鄭注不可通於彼矣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

注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
犯焉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
樾謹按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皆
校人之事至巫馬之職但云掌養馬疾而乘治之相
醫而藥攻馬疾無一字及祭然則巫馬非巫也巫猶
醫也楚辭天問篇化爲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曰言
鯀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是
巫醫古得通稱蓋醫之先亦巫也說文酉部曰古者
巫彭初作醫是也故廣雅釋詁曰醫巫也其字亦或
從巫爾雅釋地醫無閭釋文曰李本作毉是也巫馬

即馬醫因其所屬有醫四人故於其長尊之曰巫耳其職曰相醫而藥攻馬疾蓋巫醫不自醫使醫四人治之而自相助之猶天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是亦不自醫也醫師尊故言使巫馬卑故言相也

土方氏

注曰土方氏主四方邦國之土地

樾謹按土當讀爲度此官主相度四方故曰度方氏其職云以土地相宅注曰土地猶度地是鄭意正以

土爲相度之度乃於此注曰主四方邦國之土地又似以本字讀之者失之矣土度古通用說見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

撢人

注曰撢人主撢序王意以語天下

樾謹按撢序之言未知何解釋文云撢與探同鄭意殆未必然也據其職云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曰誦曰道曰語皆言說之義疑撢字當讀爲譚說文言部談語也無譚字蓋古或叚撢爲談因又變其字作譚耳莊子則陽篇夫子何不

譚我于干乎釋文引李注曰譚說也莊子原文當亦作撢傳寫者因其是談說字變而從言此撢人之撢則以不得其解而轉存其古字也

暴內陵外則壇之大司馬注曰壇讀如同墠之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

樾謹按先後鄭說義均未安說文金部鑹伐擊也疑壇即鑹之叚字蓋亦攻伐之名與上文賊賢害民則伐之義相近也

放弒其君則殘之

注曰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

樾謹按殘當讀爲秋官翦氏之翦鄭彼注曰翦斷滅之言也古或以踐爲之書序遂踐奄鄭注曰踐讀爲翦是也又或以殘爲之史記周本紀作殘奄是也翦從前聲與戔聲相近詩甘棠篇勿翦勿伐釋文引韓詩作勿剗勿伐是翦字古或作剗與殘踐同聲故得通用成王翦奄正用大司馬法也成二年左傳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王霸記所謂殘滅其爲惡者猶云翦滅其爲惡也依說文則字當作戩戈部戩滅也詩曰實始戩商今詩閟宮篇作翦商凡言翦滅者皆戩

之叚字作踐作殘又翦之叚字矣

鼓皆駴

注曰疾雷擊鼓曰駴　釋文曰駴本亦作駭

樾謹按說文無駴字大僕職曰始崩戒鼓注曰戒鼓擊鼓以警衆也故書戒爲駭是其字本作戒戒擊鼓所以警戒其衆故卽名擊鼓爲戒戒鼓故書作駭乃叚字也傳寫者因駭字從馬遂并戒字而亦從馬因變其字爲駴矣是故戒者本字駭者叚字駴者俗字也上文曰鼓戒三闋與此駴字同義

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量人

注曰鄭司農云斝讀如嫁娶之嫁斝器名元謂斝讀如嘏尸之嘏　疏曰疏已具於鬯人職但此有歷字者謂鬯人與量人歷皆飲之也

樾謹按先後鄭均不解歷字賈疏雖有解然義甚未安歷當讀爲瀝楚辭大招篇曰吳醴白糵和楚瀝只王逸注曰瀝清酒也廣雅釋器亦曰瀝酒也受斝瀝而皆飲之者謂王酳尸尸嘏王量人與鬯人受其卒爵之酒而皆飲之也因叚歷爲瀝遂失其義耳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

注曰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

樾謹按所謂位者非必因射入見而後有位也下文曰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豈亦因射而有事乎蓋此職自掌其治達以上皆不專繫於射其下云以射灋治射儀乃始言射耳所謂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凡賓客喪紀軍旅皆有之所包者廣其使射人掌之者射之言序也以六書之例言之射與謝同聲詩崧高篇于邑于謝潛夫論志氏姓篇引作于邑于序射之通作序猶謝之通作序故孟子滕文公篇曰序者射也射有序義故使序次公孤卿大夫之位注家因其官爲射人乃專以射言之失之拘

矣此職之末所言自會同朝覲作大夫介以下皆與射事無涉然則職首所言何必專屬射乎又曰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正與掌公孤卿大夫之位其事相同以射有次序之義故使比其廬也

士旁三揖司士

注曰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

樾謹按鄭意以西南鄉解旁字殆非也說文上部旁溥也是旁之義爲溥徧士旁三揖者士賤不得與大夫同大夫以其等旅揖士則但以三揖示溥及之意

經十三

不以其算也男巫職曰旁招以茅此旁字義與彼同

敺方良　方相氏

注曰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樾謹按鄭君泥木石之文其說轉近迂曲據魯語曰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賈注謂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然則罔兩罔象其義一也楚辭哀命篇神罔兩而無舍王注曰罔兩無所依據貌也文選洞簫賦罔象相求李注曰罔象虛無罔象然也蓋皆疊韵連語爲恍惚窈冥之義以其似夔非夔而謂

之夔罔兩以其似龍非龍而謂之龍罔象罔象與罔兩聲近而義通罔兩非必專屬木石罔象非必專屬水也韋昭注國語以蝄蜽爲山精而宣三年左傳杜注則曰罔兩水神許氏說文虫部曰蝄蜽山川之精物也又兼山川而言之是固無一定之所在矣此經曰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是其所敺者卽壙中之罔兩豈必因木石而有乎

相醫而藥攻馬疾 巫馬

疏曰疾則以藥治之

樾謹按如疏義則當云以藥攻馬疾文義方足不得

但云藥攻馬疾也藥當讀爲𤻲說文疒部𤻲治也或作療古書每以藥爲之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叚字韓用正字也申鑒俗嫌篇曰藥者療也蓋二字聲近而義通藥攻馬疾者療攻馬疾也藥與攻同義非謂藥物也

正校人員選𢈔人

注曰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

樾謹按員選皆數也說文員部員物數也選通作算說文竹部算數也正校人員選者正校人之數也古選算通用詩柏舟篇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絕交論

作不可算也論語子路篇何足算也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作何足選也並其證也鄭以本字讀之而訓爲選擇失之矣

其浸潁湛 職方氏

注曰湛或爲淮

樾謹按湛與淮形聲皆不相近無由通借淮乃㴝字之誤即古文湛字說文水部湛從水甚聲又出重文㴝曰古文疑周禮故書本作潁㴝許君所載古文即本之周禮傳寫誤作淮耳

辨其丘陵墳衍遼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遂師

注曰物之謂相其土宜可以居民立邑

樾謹按鄭君於名字斷句非也王氏引之從王安石說以名物連讀而謂之可以封邑者句上有闕文當云地之可以封邑者說詳經義述聞今按名物連讀是也謂有闕文非也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兩之字皆蒙丘陵墳衍邍隰而言蓋旣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又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可以封邑者若分言之則於文累矣故總言辨其丘陵墳衍邍隰於上而以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分承於下也

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　大司寇

注曰反于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　疏曰言反于中國者虞書有五宅三居彼不在中國此則反還於故鄉里也

樾謹按此以圜土聚教罷民但寘之圜土而未嘗屏之遠方乃曰其能改者反于中國義不可通矣疑此文當以反字絕句其能改者反與下文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正相對成文于中國不齒三年七字爲句中國者國中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哀十四年傳曰非中國之獸也國語吳語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凡言中國者

並猶國中也于中國不齒三年謂三年不齒于國中也鄭君既失其讀宜中國二字賈氏不得其解矣

以兩造禁民訟

注曰訟謂以財貨相告者　疏曰訟謂以財貨相告者以對下文獄是相告以罪名也此相對之法若散文則通

樾謹按鄭君所說獄訟二字之義未知何據若以經文言之殆當兩易其說此云以兩造禁民訟是以罪名相告者下云以兩劑禁民獄是以財貨相告者何以明之據小宰職云聽賣買以質劑質人職云凡賣

償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是質劑乃賣買所執以爲信者故凡以財貨相告必使各齎質劑以察其信否士師職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是其義也此言以兩劑禁民獄卽司市職所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彼言訟此言獄正所謂散文則通耳凡以罪名相告則但使訟者皆至已足斷之矣故曰以兩造禁民訟若以財貨相告則雖其人皆在非有質劑不能決也故曰以兩劑禁民獄鄭君所說似乎倒置矣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士師

注曰鄭司農云辯讀爲風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
而士師別受其條敎是爲荒別之灋元謂辯當爲貶
聲之誤也遭飢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
也
樾謹按先鄭之說義無所據後鄭近之然讀辯爲貶
亦甚未安辯當讀爲變周易坤文言傳由辯之不早
辯也釋文曰辯荀作變廣雅釋言曰辯變也莊子逍
遙游篇而御六氣之辯釋文曰辯變也是辯與變聲
近義通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音義
引丁音曰辨本作變然則段辯爲變猶段變爲辨矣

荒變之法謂因凶荒而變改正所謂權時法也權猶
變也後鄭得其義未得其字耳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例十

注曰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
人者殺之無罪

樾謹按先鄭之意蓋讀軍字絕句故言羣輩若軍然
盜賊軍三字甚爲不辭今按軍者圍也說文車部軍
圜圍也從車從包省一切經音義引字林曰軍圍也
四千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字從勹音補交反包
車爲軍帀自爲師皆字意也是軍字從勹本有圍義

故廣雅釋言曰軍圍也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者言盜賊倚恃其衆圍鄉邑及家人也人字兼蒙鄉邑而言鄉有鄉之人邑有邑之人家有家之人也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 掌囚

注曰奉而適朝者重刑爲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鄉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

樾謹按下文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然則親貴之人有罪刑殺猶不適朝此庶姓無爵者乃必奉而適朝何也疑此文當以奉而

適朝士爲句蓋旣告刑於王卽奉之而適朝士朝士
掌外朝之灋適朝士者示刑人殺人之命皆從朝出
也奉而適朝士與下文奉而適甸師氏文義一律加
明梏者卽朝士加之也鄭君誤於朝字斷句遂以士
爲鄉士近于臆說矣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
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注曰司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
樾謹按經文凡字衍文也此以斬殺戮爲一事傷人
見血而不以告爲一事攘獄爲一事遏訟爲一事皆

蒙上司字爲文故注云察此四者若傷人見血上有凡字則是總冒下三事而於掌司斬殺戮不相蒙矣鄭注當言三者不當言四者也下文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文法與此正同注曰此三者亦刑所禁也彼文蓋用三者字中間無凡字然則此文亦無凡字明矣

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吳氏

注曰鄭司農云須直謂頤下須備謂搔也

樾謹按備之訓搔于義未聞疏家亦不得其說疑此

文當于革字斷句而須備三字自爲句謂斷須之屬亦備獻之也掌客職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與此文法正同

春始生而萌之　薙氏

注曰故書萌作甍杜子春云甍當爲萌謂耕反其萌牙元謂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

權謹按經文若言萌之則止是萌牙耳無以見其爲反之爲斫之也杜鄭之說均不可通萌當從故書作甍釋名釋宮室曰甍蒙也在上蒙覆屋也然則甍之者蒙之也謂耕反其萌牙而以土蒙覆其上也子春

所說正得其旨而破瞢爲萌則反失之矣瞢之爲蒙
猶瞢之爲蒙眂祲注曰瞢日月瞢瞢無光也釋名釋
天曰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知瞢瞢卽蒙蒙則知瞢
之卽蒙之矣

歸脤以交諸侯之福人行人

注曰交或往或來者也

繼謹按鄭說非也交當爲效襄二十七年左傳使諸
侯爲效烏餘之封者杜注曰效致也又昭二十六年
傳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正義曰效者致與之義歸脤
以效諸侯之福謂以致諸侯之福也大戴記朝事篇

作敎廣雅釋詁釋名釋言語並曰敎效也是敎與效義通

殷相聘也 大行人

注曰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

樾謹按大宗伯職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鄭君解殷見曰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解殷覜曰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是殷字有此二解大行人職云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卽殷見曰同也殷覜以除邦國之慝卽殷

覜曰視也此文殷相聘也鄭又别訓爲中而所説又不了今按注云又於殷朝者及盆在殷見之前一年也六服諸侯以明年天子當巡守或不巡守則當殷見於王於是各使其卿聘焉以其與殷見之年數相同故亦以殷言之賈疏據聘義王制皆云三年一大聘卽用以説此經非經意且非注意夫三年爲時甚近安得云久無事乎先鄭又引春秋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爲證按孟僖子如齊在昭公九年上距襄二十年叔老聘齊二十一年若依周制當二十四年而再殷聘春秋時天子不巡守諸侯不殷見又何殷聘之

有因其相距已二十一年與再殷聘之期相近故卽設以爲名耳

夫人致禮 掌客

樾謹按經文夫人致禮於上公則八壺八豆八籩於侯伯亦八壺八豆八籩於子男則六壺六豆六籩此必誤也以上文例之降則公侯伯子男遞降如食四十簠十豆四十之類皆是也不降則公侯伯子男皆不降如鼎簋十有二是也未有侯伯不降而子男獨降者疑致禮侯伯爲六壺六豆六籩子男爲四壺四豆四籩據聘禮夫人致禮于賓六豆六籩六壺于介

則四豆四籩四壺降殺以兩即其例也因侯伯之六壺六豆六籩上上半闕壞而成八字則與上公同於是學者疑子男四壺四豆四籩大相懸絕遂臆改為六矣

紛胡之笴　考工記

注曰紛胡胡子之國在楚旁杜子春云紛讀為焚咸丘之焚書或為邠紛胡地名也

樾謹按此當從或本作邠邠乃汃之叚字也說文水部汃西極之水也從水八聲爾雅曰西至汃國謂四極今爾雅作邠與此經同邠胡葢西戎國名燕之角荊

之幹蚡胡之笴吳粵之金錫經文舉此四者自有條理燕北荆南蚡胡西吳粵東也後鄭以楚爲之胡國當之失其義矣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 輪人

注曰矩謂刻識之也故書矩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

樾謹按矩所以爲方非所以刻物而識之也先鄭所讀非是當仍從故書作距而讀爲舉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舉謂紀錄之也然則舉其陰陽卽紀錄其陰陽也作距者叚字耳爾

雅釋木棪桓柳釋文曰桓郭音舉然則距之讀爲舉

猶桓之讀如舉矣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一　輪人

注曰不漆其踐地者也

樾謹按記文止言漆其一所漆者爲踐地一邊抑爲

建輻一邊記固無文也所以無文者以下文見之也

下文㮚其漆内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夫曰漆内則

漆必在外其爲踐地一邊可知也凡木漆之然後耐

久故弓人曰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車牙踐地一邊

必漆之者非以爲觀美也正以其行泥淖中恐易朽

腐耳注反謂不滲其踐地者失之矣

于上之擵謂之隧鳧氏

注曰擵所擊之處擵弊也隧在鼓中窐而有光有似

夫隧

樾謹按注以夫隧釋隧字非也隧當讀如匠人廣二

尺深二尺之遂下文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

而圜之字正作遂可證也釋文於匠人出隧字曰隧

音遂本又作遂蓋隧卽遂之俗字一簡之中正俗錯

見傳寫異耳爲遂之法六分其厚以其一爲深注曰

深謂窐之也窐故以遂名之注乃謂窐而生光有似

夫隧失之矣夫造鍾時但有筆無光也安得逆計後日之必生光而爲之名乎

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 函人

注曰鄭司農云更善也

樾謹按更之爲善猶易之爲善也周易繫辭傳辭有險易釋文引京房曰險惡也易善也易與更同義變謂之更亦謂之易善謂之易亦謂之更正古訓之展轉相通者疏家未得其義

山以章水以龍 畫繢之事

注曰章讀爲獐獐山物也在衣齊人謂麇爲獐龍水

物在衣

椒謂拔畫繢之事皆言作畫之法故有土有天有水與虞書十二章迥殊說者必以十二章爲說遂以龍爲山龍之龍而於破章爲猶以對之失之甚矣今按龍當讀爲尨玉人之事曰上公用龍鄭司農云龍當爲尨即其例矣周易說卦傳震爲龍鄭注亦讀爲尨謂取日出時色雜然則山以章水以尨皆以色言也章之言明也陽之象也成五年公羊傳何休注曰山者陽精故山以章也尨之言蒙也陰之象也淮南子天文篇曰陰氣爲水故水以尨也此言畫山者以明

顯爲費畫水者以幽晦爲宜耳龙與蒙通周易雜卦

傳蒙雜而箸蒙雜卽龙雜也龙雜謂之蒙蒙昧謂之

龙古訓相通大率如此山以章水以龙正對文成義

鄭君不破龍爲龙而反破章爲獐夫山中之物莫尊

於虎故澤國川龍節山國用虎節若水必以龍則山

必以虎何取於獐而畫之乎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注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潰汙也

樾謹按鄭解後功二字未得其義玉人瑑琡射素功

司農云素功無瑑飾也然則素功不以畫繢言凡

不畫繢者不雕琢者皆謂之素功畫繢之事後素功言其居素功之後也禮記郊特牲篇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尙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尙反女工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尙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皆足證明後素功之義記人於畫繢一章特以此言絢之正貴上九飾終反素之義孔子言繪事後素義亦如此近解謂先以粉地爲質則當云繪事先素矣

侯用瓚玉人

注曰饙讀爲餐饙之餐餾饙將皆雜名也

樾謹按餐字說文所無蓋即飧字也詩伐檀篇正義引說文曰飧水澆飯也今說文無此語然水澆飯爲飧則古有此義故伐檀篇釋文引字林曰飧水澆飯也玉篇食部曰飧水和飯也釋名釋飲食曰飧散也投水於中解散也並其證也疑古本說文作飧餔也从夕食一曰水澆飯也又出重文飧曰飧或从水今本缺一曰水澆飯也六字而重文飧又移置餐篆之下皆非許書之舊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餐字從卜從氺尸者夕之變也米者水之變也蓋其字從夕從

水合飧飡兩體而一之耳飧爲水澆飯故有雜義玉篇以爲水和飯和與雜義相近也玉篇又有餐字亦卽飧字也篆文飧作餈夕在食上引而長之則成餐矣又加水於其中則成餐矣顧野王以餐爲饡古文蓋因古書或叚飧爲饡故誤耳瓚之通作飧猶飧之通作饡也王氏經義述聞不知餐卽飧字而以爲字誤作餐從食㕡省聲近于臆造矣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 矢人

注曰刃二寸 疏曰知刃二寸者以其言參分其羽以設其刃不可參分取二二分作四寸刃則知參分取

一得二寸為刃故知刃二寸

樾謹按如疏義則當云參分其羽以爲刃長不當言參分其羽以設其刃也且羽長六寸但曰參分其羽將取二分乎抑取一分乎古人之辭不應若是之𪫑矣也今按分字衍文也記文本云參其羽以設其刃刃者兼鋌而言之也羽長六寸三六一尺八寸加鋌一尺刃二寸適合矢長三尺之數故曰參其羽以設其刃明設鋌刃在一尺八寸之外也上文云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此就全矢計之若除去鋌刃一尺二寸則參分其長而羽其一矣所謂參其羽以設其刃也

說衍分字義不可通矣

引惟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矢人

注曰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為憚之以威之

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

樾謹按矢無知之物何驚之有鄭說非也但當讀為顫玉篇頁部曰顫動也弗之能顫者弗之能動也衆經音義引通俗文曰四體寒動謂之顫煩矢遇風而動猶人中寒而顫故言顫也顫從亶聲但從旦聲故聲近而義通爾雅釋訓曰戰戰動也戰即顫之段字戰與憚竝從單聲今昔以憚為顫猶爾雅以戰為顫

矣

搏身而鴻 村八

注曰鴻傭也

樾謹按訓鴻爲傭未詳其義疏亦無說鴻當讀爲鳿說文隹部难鳥肥大难难也或從鳥作鳿搏身而鳿者亦謂其肥大也作鴻者叚字或學者多見鴻少見鳿而臆改之耳

則於眂必撅爾而怒苟撅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

注曰匪采貌也故書撥作廢匪作飛鄭司農云廢讀

爲撥飛讀爲匪以似爲發

樾謹按以似爲發與上兩句不一律且經文必似鳴矣文義甚明若破似爲發而曰必發鳴矣義轉未安下文云其眡色必似不鳴矣豈可曰必發不鳴乎然則此注殆必有誤疑故書廢字先鄭讀爲撥後鄭以撥字無義改讀爲發論語微子篇廢中權釋文曰鄭作發是鄭君注論語亦讀廢爲發正可爲證也傳寫奪誤遂不可訂正矣

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注曰詒遺也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爲諸侯者

樾謹按諸侯當作侯氏此以詒女曾孫侯氏百福八字爲句曾孫侯氏四字相連成文禮記射義篇引詩曰曾孫侯氏是其證也鄭注本云曾孫侯氏謂女後世爲諸侯者經文侯氏字涉注文而誤作諸侯遂并改注文以從旣誤之經文而莫之能正矣大戴記投壺篇載此辭曰强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雖文有奪誤而正作曾孫侯氏可據以訂正

老牛之角紾而昔

注曰鄭司農云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觕理錯也

元謂昔讀履錯然之錯

樾謹按昔字不必改讀古昔腊同字說文日部昔乾肉也然則修而昔者修而乾也上句云稺牛之角直而澤昔與澤義正相對廣雅釋詁焟乾也焟即昔之俗字下文凡相膠欲朱色而昔與此同義

羣經平議卷十三